

■新作聚焦

叶梅长篇小说《神女》:

人民书写了英雄史诗

□张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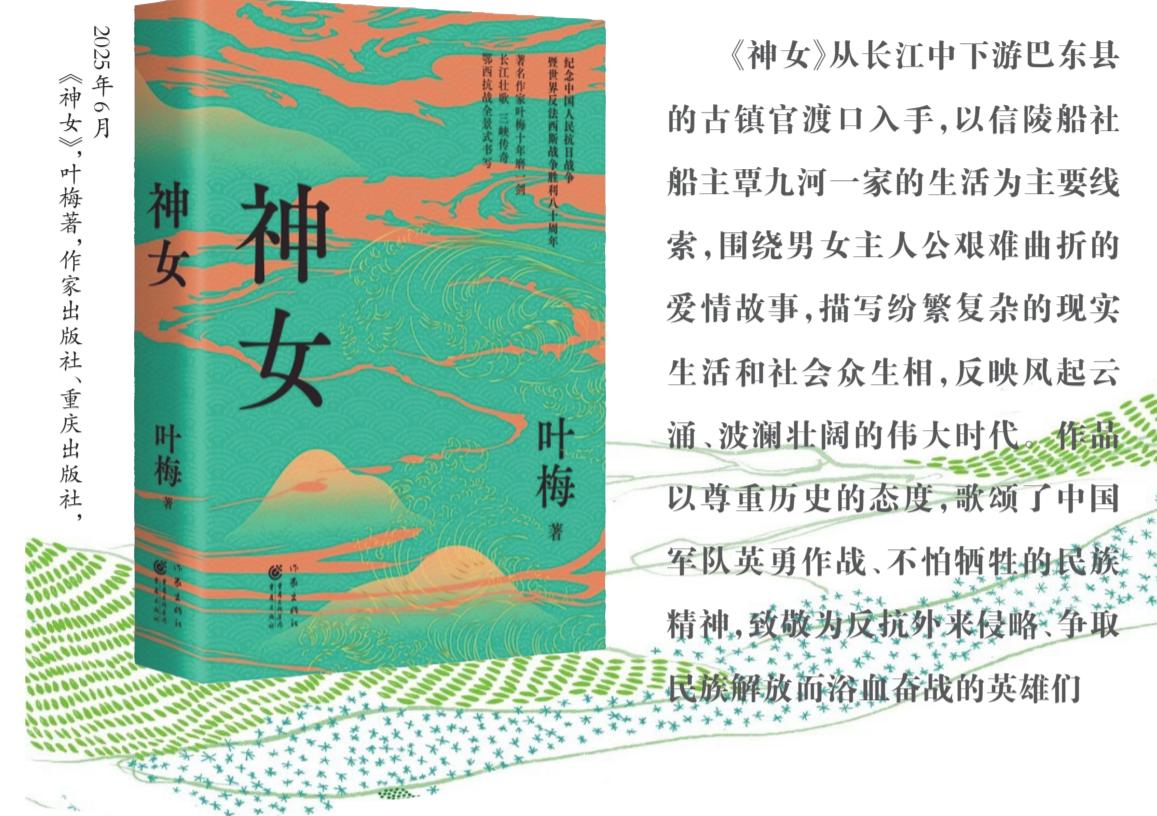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当代文学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作家叶梅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神女》是一部抗战题材的优秀作品。故乡长江三峡的抗战历史和英雄故事,不断激活作家叶梅的创作冲动。经过多年酝酿构思,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作家叶梅创作出一部沉甸甸的长篇小说,致敬为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而浴血奋战的英雄们。

小说《神女》从长江中下游的巴东县的古镇官渡口入手,以信陵船社船主覃九河一家的生活为主要线索,围绕男女主人公覃义蛟、凤娘两人艰难曲折的爱情故事,描写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和社会众生相,反映了一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

覃九河的三儿子覃义蛟在长江激流中救起被追杀落水的神秘女子凤娘,两人因此生情,生儿育女,安居乐业。战争逼近武汉,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大批物资和大量人员必须通过长江水路运往内地。覃九河的信陵船社派覃义蛟带船队加入国家运输序列,在日本飞机疯狂轰炸中,覃义蛟完成了艰巨的运输任务。凤娘在镇上开了一家中药铺,治了不少疑难杂症,自己也清理了一片地种中草药,花开季节是镇上一道亮丽风景。随着战争的推进,悲壮的石牌保卫战爆发,中国士兵用自己的血肉和生命一次次挡住了日军的进攻,守住了防线。覃义蛟的船队在炮火中运送战争物资,也参与打扫战场,立下了功劳,得到国家的表彰,引起了负有国家重要使命的大实业家陆先生的注意,并交给他一个运送国家珍贵文物的任务。石牌保卫战最激烈的时候,官渡口作为重要物资集散地,不断遭到敌机轰炸,老百姓伤亡很大。凤娘恪守医生职责,没日没夜救治伤员。药品严重短缺,她从百草园找到一些能治创伤的药草,救下了许多人的性命,成了老百姓心中的救星,她的故事由此四处传扬。两人共同守望,终于坚持到了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作品把重心放在塑造覃义蛟、凤娘人物形象方面,写出了长江三峡普通老百姓的家国情怀、抗敌意识和追求和平安宁生活的强烈渴望。不畏艰险、血气方刚是长江船工覃义蛟的个性品格,他得到这个几代人都在长江讨生活的船工家族的信任,有能力成为新一代的家族掌门人。战争破坏了他与爱人的美好生活,也使一个未来的家族掌门人面临着比在长江讨生活严峻得多的挑战。他没有退缩,带着自己的船队驶向抗战第一线,经历腥风血雨。虽然船队被敌机炸光,损失比任何一个民间船队都严重,但他得到了家族的荣誉,也得到国家的荣誉,个人的性格得以锤炼与升华。

参加石牌保卫战,目睹战争的惨烈的同时,覃义蛟救起了奄奄一息的国军营长周捷。经历了残酷的战斗的覃义蛟更加坚定了。他的巴东硬汉个性里,注入了国家意志、民族大义和一种全新的思想意识,彰显出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品格。这个时候的覃义蛟,目光不再停留在家族的事业,而是看得更深更远,心中有了“大我”,开始铸就英雄的品质。这个进步,使他有资格接受陆先生交付的抢救国家文物的任务。



务,成为“山鬼计划”的主要执行人,承担起国家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从这里,可以清晰地梳理出一个普通的巴东硬汉成长为一个抗战英雄的轨迹,人物形象更为丰满厚实。

凤娘的形象则更具有浪漫的诗意和气质。她本是富豪牟家之女,从小喜爱钻研中医,多有心得。到重庆读书后,她参加学生运动为躲避追捕回乡,又遭乡丁追杀,不幸掉入川江被覃义蛟救起,流落民间。虽然失忆,却常常梦见一只凤鸟飞过大江高山,飞过村庄城镇,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内心。战争如此无情地把纯情的她卷入苦难之中,她带着两个孩子坚持在官渡口住下,一边等着自己男人的回归,一边治病救人。官渡口被狂轰滥炸几十次,惨不忍睹。凤娘医者仁心,就在一片战争废墟中,以一人之力,支撑起古镇的顽强的生存意志。战争毁了她安宁的生活,战争也塑造了她的品格。很明显,小说有意把这个女性形象与三峡女神峰形成内在联系,通过凤鸟的诉说写出她的悲悯之心,衬托出凤娘形象闪亮的神性和哲理。她是“大爱”的化身,是和平主义理想的化身,更是美好人性的化身。尽管她纯洁善良的性格的象征意义大于个性意义,却是小说不可或缺的人物。有了她,小说主题就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才能展现史诗品格的追求。覃义蛟的英雄气与凤娘的和平情怀融为一体,小说的叙事结构由此出现史诗气象。

作品还塑造了许多巴东人的生动形象,其中二哥覃远蛟和县长于良仲给人印象深刻。覃远蛟是第

六战区长官部的参谋,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与地下党负责人秋芳结为假夫妻,开展党的秘密活动,暗中领导和保护国家文物的转移工作。所以,他必须克制对绣儿的感情。绣儿不知情,深深误解了他。可当他从县长于良仲那里知道当地恶霸企图霸占绣儿为妻时,却能挺身而出,把绣儿当自己的未婚妻认下来。这个细节,写出了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内心的丰富性。县长于良仲则是腐败的国民党阵营里一股清流。第六战区的许多地方官员,都在发国难财,只有于良仲为抗日干实事、为老百姓干实事。他经常遭一些同僚排挤作弄,仍然保持清廉和良知,宠辱不惊,思想坚定。他遇到凤娘,也很动心,但他从未流露出自己的情感,只是在凤娘最困难的时候,无私伸出援手。

抗战题材长篇小说《神女》以尊重历史的态度,用了相当丰富的笔墨描写了正面战场,歌颂了中国军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作品通过覃义蛟与凤娘等普通巴东人群像的塑造,深化了作品主题的思想内涵——在敌强我弱的现实条件下,不可能期望通过几个大会战,或一些保卫战的胜利,就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只有动员起全体中国人民,把战争转变为持久的民族解放战争,转变为持久的人民战争,才能最后打败侵略者,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和平。因为,人民的力量决定了战争的胜利,人民的精神方能书写英雄的史诗。

(作者系评论家、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

■创作谈

长江三峡承载着千年文明,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在此发出《天问》《离骚》的慨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其对国土和人民深深的眷恋,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等无数文人墨客,或顺江而下,或逆水而上,将个人际遇、家国情怀寄托于三峡的壮丽山河之间,留下了一首首千古绝唱。而世代生活在三峡两岸的人民在这雄奇却又贫寒之地,用背篓背起了大山,用纤绳拉动了江河,他们的勤劳坚毅、勇武浪漫更是留下了星辰一般的民间故事、传说和歌谣,濡染了“巴东三峡巫峡长”的绵绵山脉与那条奔流不息的大河。

在上个世纪抗战岁月里,当日军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华大地,大片国土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湖北省政府也迁至鄂西恩施之后,三峡地区便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抗战的关键枢纽所在,川江即成为连接前方后的“黄金水道”。武汉会战失利后,大量战略物资与人员从南京、上海、武汉迁移而来,拥堵在地处“川鄂咽喉”的宜昌,亟待入川。在这关乎民族存亡的紧急时刻,三峡人民挺身而出,数万码头工人、船工、纤夫和挑夫,冒着日军的炮火与飞机的轰炸,投身于危险紧张的抢运。他们肩挑背扛,日夜不息,将堆积如山的各类物资,包括宝贵的工业设备等,争分夺秒地运往西南大后方。三峡两岸的城镇、村寨的民众自发组织起来,节衣缩食,拆墙卸料,捐粮捐款,源源不断地支援抗战前线。据相关史料记载,抗战爆发以来,川江上经由宜昌转运的人员达数百万,载送出川部队也达上百万人次,转运的货物更是不计其数,不知有多少无名百姓为此流血牺牲。“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国殇》),正是平凡而伟大的三峡人民,以他们坚实不屈的脊梁,筑起了长江三峡的屏障,挫败了日军西进的妄想。

我出生于巴东三峡,长于兹,感于兹,长江三峡一带将外婆叫作嘎嘎,我儿时就住在嘎嘎的木楼里,听她不时讲起那些并没有走远往事。抗战时期日军的战机曾对重庆、三峡一带连番轰炸,仅对巴东县城就前后轰炸过51次,嘎嘎早先的木楼被炸为废墟,全家人从此颠沛流离,做工沿江而下,从宜昌到武汉、湖南江西,一直到广西柳州,解放后才又回到巴东,重建了木楼。嘎嘎的娘家在江北,她的父亲和五个兄弟都是川江上的船工,先后有三个兄弟在抗战期间死在了江上……嘎嘎的讲述,像刀刻一般刻在我心里。我写过中篇小说《撒忧的龙船河》,写过很多有关三峡生态的散文,但三峡两岸人民倚仗天险,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寇的西进,却未能有一部长篇文学作品加以再现,作为一个出生于三峡的作家,我一直深感惭愧。十几年前就打算动笔,但总感某种欠缺,便一次次回到三峡,先后在重庆、巫山、奉节、巴东、秭归、宜昌等地搜集资料,寻访遗迹。在此期间我一边写着有关科技、生态的长篇纪实、散文和小说,一边感到这部有关三峡抗战的长篇小说始终沉甸甸地压在心头,感到女神峰上有一双眼睛在俯瞰着大地,也审视着我。

我不得不加倍虔诚。幸运的是这部作品从一开始构思,便先后得到一些朋友的认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书写的题材,不时给予提醒和鞭策,让我在书中增添了定力。初稿、二稿出来后,又几次听取意见,加以修改。《神女》最终以鄂西、三峡抗战时期的大枪运、石牌岭大战、护送国宝等重大事件,呈现了1933年到1945年间鄂西、长江三峡的抗战风云及社会风情,追踪船工纤夫、底层百姓到政治、军事高层各种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塑造了覃九河、覃义蛟、凤娘等一系列具有峡江性格的人物形象。有读者问到书名《神女》的由来,她来自巫峡群峰之巅的美丽女神,也来自小说中以凤娘为代表的巴山女子,更寓意着象征民族精神的长江母亲。

当《神女》的试读本送给峡江巴东部分读者后,得到了他们的热忱认可。有一位当地读者写了读后感,说书中很多情节,他是握着拳头读完的。“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伟大诗人屈原的精神气质世代相传。如今我们面对庄严浩荡的壮美山河,怀念那些为此献身的英勇无畏的爱国志士,眼观动荡的世界风云,不能不更加珍惜与呵护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叶梅

与山水相融的三峡人民抗战史

■评论

具有南京人性格特征的民间抗战史诗

——庞瑞珉长篇小说《补天裂》读札

□丁帆

我曾经对庞瑞珉的长篇小说“故都”三部曲(《危城》《寒星》《落日》)和“秦淮世家”三部曲(《钞库街》《桃叶渡》《乌衣巷》)做过评价,以为他的作品贯穿着一种悲情浪漫主义情愫,尤其是人物描写,都带有悲怆的悲剧色彩,但即便是悲惨至暗,也有星灿,用人性的力量来照亮血色的暗夜,让坎坷曲折的路径沿着历史发展的必然前行。“悲情浪漫主义”这一渗透在作家骨髓里的情怀,成为庞瑞珉所有虚构和非虚构作品的一贯创作风格。

《补天裂》让人想起辛弃疾《贺新郎·同父见和再用韵答之》的结尾:“我最怜君中宵舞,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或许,它就是这部长篇小说主题的最好注释。亦如作者所言:“《补天裂》写作与出版的现实意义:开始,我只是想了却一个夙愿,将积累半个多世纪的素材构成一部长篇小说,叙写南京各界、各阶层的民间抗日救亡活动,将这幅宏阔的远去历史画卷重现在读者面前,彰显以民族气节为主旋律的爱国主义。”

南京沦陷后成为日军和汪伪政府政治军事的统治中心,政治高压下的南京民众,自发或有组织地采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奋起反抗,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悲壮交响乐。以这座城市为事件中心,艺术地展现这段历史,是《补天裂》的创作初衷。应该说,南京抗战历史的书写,比以其他城市为创作背景的书写更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南京民间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南京人骨子里民族气节的显现,更具有一定的历史考古价值。

《补天裂》在题材上的重大突破,在于作品不仅限于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的精心设计,更在于把它放在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市井历史社会背景中展开,将这些画面融入大时代的悲剧情境中来结构故事,塑造人物,作品就有了别具风味的审美意蕴。这部作品从南京这座千年古城的门西地区入笔,围绕男女主人公的成长、活动空间的拓展,及其与周围各种人事的纠结、斗争,展现了国民政府旧都全民抗日救亡的历史画面。

作品以门西丝织业中的大亨、民族资本家杜家豪家族成员为主角。门西的丝织业是明代以降直至民国时期南京的一张名

片,抓住它,也就抓住了南京的根与魂。而作品以一个“君子群而不党”的党外进步人士杜政作为女主角,表现其对进步和理想的追求,以她对“抗日救亡”信念的坚韧执着和爱情生活展开故事情节的铺陈。从高层人物到底层人物的描写,其间所涉及工、农、商、学、兵、宗教等各阶层,小说中都有生动刻画,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投入抗日救亡。与此同时,作品将城内的地下斗争与城外郊区的武装斗争相配合和照应,从非虚构的历史档案中,爬梳出人物的原型,加以虚构的艺术加工,这在此前以南京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是鲜见的。

近几十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描写南京沦陷后社会生活题材的好作品并不少,比如周而复《南京的陷落》、叶兆言《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哈金《南京安魂曲》等,其笔墨大多集中在对南京的磨难、悲伤、痛苦与死亡的书写上,很少有人涉足对南京人坚忍不拔、不屈抗争深度性格的描写。《补天裂》却写出了一部具有南京人性格特征的民间抗战史诗。不甘在伪政权之下当亡国奴而奋起反抗的壮烈情怀,铸就了南京城市之魂的主题,成为古城南京的一座精神地标。

作为一部反映抗战历史的长篇小说,必然涉及战时各党派团体和形形色色的个体人物,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们共同的信仰和追求的终极目标,才是统一价值取向。作品摒弃以意识形态、党派立场划线,力求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即使是对营垒的人物,也统一在这一共同价值框架中。比如,小说中的日本使馆二秘西尾就是以反战形象出现的人物;大使馆的军统特工沈哲也以抗日英雄形象出现;女主人公杜政亦是一名无党派的爱国志士,正是她彷徨、迷茫的价值观和坚忍不拔的抗日情怀,才使得这个人物更加丰满、立体和真实,也更能够成为历史必然的大写人物。

《补天裂》弘扬了南京各界人士共赴国难、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和民族大义。在正义与邪恶、战争与和平、爱情与仇恨之间,写出了民族危亡关键时刻南京人不苟且偷生、不做亡国奴、不背叛真理的历史选择,这是人性的闪耀处。

(作者系南京大学资深教授)

语言迷宫里回溯记忆光晕

——读木叶诗集《乘一根刺穿越大海》

□张雪萌

木叶的写作擅长重新发明概念或定义本身的两面性。当读者沿着叙事的线索抑或是氛围的铺垫,顺势走到诗歌的深处时,诗人早已将思辨的棋局铺设在语言之中。对于诗的修辞来说,木叶常常借助一种遍布张力的矛盾装置,为读者揭示语言内部的奥秘。诗集《乘一根刺穿越大海》的开篇《修改一首上个世纪的诗》中写到,2024年的诗人“终于坐下来修改一首上个世纪的诗”。修改一直被作者视为完善作品、精进诗技的必要手段,那些怀着极强责任心的诗人,自觉有义务一次返回到曾经的文本之中。作者在这种必要的紧迫中不禁发问:“诗,改了便会好吗?”在与语词无数次回合的搏斗中,诗人意识到修改有效的限度,尽管文本能够被撤回、替换、删减,但生活不能、历史轨迹不能、未给出的拥抱和未说出的再见不能。生活仍然在语言捕捉范围之外发生着,“当一首诗化作另一首诗,那些不可改变者改变着我们。”

同样的手法还体现在《那些无法赞美的赞美着世界》一诗中。“月供。北京。盐。鸡毛菜想你”,这些属于日常的琐碎和冗杂,流水账一般鱼贯而入而出起居作息的小事,不比“红玫瑰。百合。马蹄莲。还有郁金香”更接近文学热衷于赞美的存在。正是这些“烦琐的事物锻造着生活”,让我们意识到,“那些无法赞美的东西赞美着世界。”一个类似的语法结构,同样要求我们重新思索“赞美”的领受者,重新界定这些庆祝着生命喜悦的事物。不必期待它们时刻芬芳馥郁、鲜艳夺目,只要还有这些小事往来流动于每天的起居日常,就是对世界和生命的确认。木叶如同语言迷宫的建造师,引导我们逼视语言的含混,以及其背后世界的参差多义。诗人写作的目的并非解答,更多的时候只是呈现。更准确来说,他呈现的是语言自身的表演。

《乘一根刺穿越大海》中另一让人印象深刻的安排是全书中收录30余首的绝句。在后记里,木叶谈道,几乎从有意识地创作新诗开始,他便着迷于这种“当代绝句”的

形式。这系列诗歌多采取四行的结构,短小精悍,分行的数量选择也透露出与古典诗歌绝句在形式上的遥相应和。题材的选择上,既有生活场景切片的瞬时素描(《绝句·静安寺刹那》),又有强象征风格的即兴色彩(《绝句·洁白炸裂》《绝句·火焰》)。木叶如此描述这系列绝句的风格,“它们像一块块会飞的石头,又仿佛悄悄返回枝头的苹果。”在这些轻快而极富生长力的小短章中,古典和现代主义的两种美学兴味也开始彼此重叠、振荡。在古典诗歌中,常有的简约、凝练等留白特性,被诗人最大程度地提炼并保留至当代题材的写作中。同样,这些自生活洪流之中不断涌现的片段,在巧合瞬间被诗人捕捉到,契合了波德莱尔对现代性和现代美学的描述——“现代性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偶然的,它是艺术的其中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和不变的”。和木叶擅长的思辨类写作以及诗集中其他体量庞大的长诗相比,这系列的绝句则显得额外清新、朗快。可以在这系列诗歌中,阅读到两种美学交叠出的奇妙的光晕,既带有历史传统中绝句写作的形式的自觉,又致力于捕捉和传达出如闪光灯般即摄即感的当代瞬间。

《乘一根刺穿越大海》并未依照编年史的线性顺序进行排布。诗集共分为三辑,分别为“对现在的回忆(2024—2019)”“漫长的序章(2018—1993)”以及“时间晶体(2023—1997)”。这与开篇有关修改旧诗的诗歌有所呼应:诗人伫立于2024年的当下,在此时此地的书桌前,不断顺着写作的记忆、生活的记忆溯源而上,引导我们思考究竟应该如何书写记忆。让我们再次回到诗集中的第一首诗,坐下来,思考“修改”一首诗或一种生活的可能。诗人早已等候在我们沉思的边缘,在这部诗集漫长的衡量、思忖与追忆后,在跋涉于矛盾和记忆的密林后,木叶写作的声音,总会回到开头改动场景中的低缓。“上个世纪的雨停在此刻”,连接起今日和遥远的往昔,成为重启记忆场景的开关。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研究生)